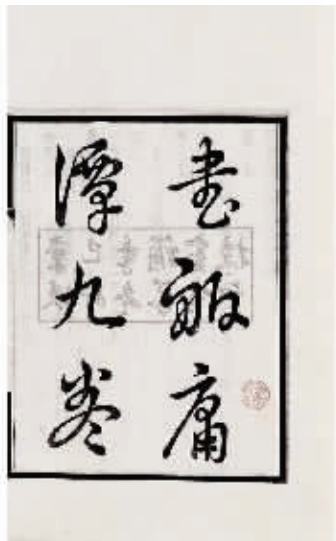


藏书家董康与久保天随的诗书缘



久保天随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(董康序)



民国董康著《书舶庸谭九卷》

四川 达森

董康(1867—1947)所著《书舶庸谭》，记录其1926年至1936年十年间，前后四次东游日本访书经历，该日记体文集中书林掌故、版本记录、诗文清谈，早已为后世藏书家、版本学家及研究者们所熟知。在这部“书话名著”中，董康与众多日本学者、藏书家的交往记录，向来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所瞩目。其中，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，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。

久保天随(1875—1934)，本名久保得二，又自署“秋碧吟庐主人”。日本东京市人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。1915年，先后任日本递信省嘱托、陆军经理学校嘱托、大礼纪录编纂委员会嘱托、宫内省图书寮嘱托及图书寮编修官等。久保天随汉学根基深厚，书画皆通，曾以日文译解中国儒家经典“四书”及《三国演义》等古典小说。

董康与久保天随的交往，

在其第一次东渡日本期间，即1926年12月至1927年5月。在《书舶庸谭》卷三，1927年3月15日的董康日记中，记载了二人初晤的情形。

这是董康初次面晤久保，并得以观瞻其藏书。初观久保藏书，便让向来见多识广、过眼珍本古籍无数的董康“拟印四种”(部分内容后纳入董康主持影印的《盛明杂剧》)，足见其藏书之丰珍。此次面晤在座者中的“鬯盒”，即神田喜一郎(1899—1984)，号鬯盒，出身于日本京都巨商世家。神田亦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、嗜书物，喜收藏中、日古籍，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，与罗振玉、王国维、董康等皆有交往。

此次初晤，实为久保招饮之聚会，董康于3月20日作《久保天随招饮补赠二律》，以表谢意。诗云：榻来问字暂停车，此是樽桑扬子居。藻掇三都传纸贵(诗钞乙集久绝板)，砚耕四序守籛釜。诗镌短烛才惭涩(君即席赋三律，余构思艰涩，

媿无以答)，梅勒余寒萼待舒。怪底笔花腾异彩，常承藜影照修书(图书寮藏御书之所，君职编校)。百城坐拥日闲闲，癖嗜周郎莫笑顽(藏杂剧传奇至富，多罕见之本，允予摄影四种)。天宝师承传一绪，旗亭甲乙付双鬟。输君独秀遑云傲，抗古高情孰可攀。题遍鸡林长短驿，从教诗卷替香山(游三韩、辽、沈著有诗钞)。

久保随之亦有和作，诗云：忻迎长者晚停车，太胜蓬蒿仲尉居。到底文章关气运，真成经训属苗裔。一霄深巷雨偏细，明日小园花始舒。时局杞忧谈可罢，留君灯下看奇书。春寒莫放酒杯闲，对坐清谈着我顽。柳色栏前才染黛，峰容画里似挑鬟。逋仙警句何由得，陶令高风不可攀。著述从今共商酌，只言凤志在名山。

由董康的补作与久保的和诗来看，二人志趣相投，初晤甚欢。其实，当天的招饮聚会上，久保还有即兴赋诗三首，董康当时未及酬唱，5日后方才伏案

细思，补作两首以答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即席和诗，而是事后补作相赠，恐怕与董康此时此地的心境有关。试想，曾经的法政专家、又堪称藏书家的董康，此刻避居日本，已属流亡性质，与之前的赴日留学、考察性质都有所不同，心态与情绪自然不同以往，难免低落。因此，在诗文应酬方面，不太可能兴致勃勃，方才有了这席后补诗之举。当然，董康此次流亡日本，也希望尽可能多地访求奇书异本，以便归国后影印流传，久保的慷慨允诺，倒也增进了二人的交谊。董康补作和诗，于情于理，都属必然。

1927年3月26日，董康日记中写道，“久保来函，索丁集序文并和七律二首(诗见前)”。这里提到的“丁集”，乃是久保的个人诗集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，于昭和二年(1927)7月在日本东京印行。据该书所附“刊行诗集目录”来看，从大正六年至昭和二年期间，久保印行个人诗集《秋碧吟庐诗钞》已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笺(集)。久保向董康索序，一方面固然是有一面之缘的交谊使然，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位中国学者、藏书家的由衷尊重。

董康为久保诗集作序，从3月31日晚动笔，4月1日已完成。此时，董康已准备动身回国，在准备行装之际，他还是于4月1日当天“挽张杏生(参赞)代书天随诗草序”，当晚“九时半走别天随，赠七律一首，知伊调查国史，明日亦有西部之行”。看来，董康即将归国，久保也将离开东京，赴外地调研，二人的短暂交往也行将告一段落。久保的赠别诗云：由来离合亦前因，千里怀君更怆神。戮迹异邦空岁月，关心行路只荆榛。话言偶尔喜同调，词翰

终然输后尘。为问看花吟稳否，东山雨霁绘浓春。

因种种原因，直到4月12日，董康仍迟迟未能动身，在旅舍中他给久保和诗两首寄呈，并将这两首和诗一并寄给妻子玉姬，算作家报平安之讯。

4月23日，因时局动荡，董康仍滞留日本，无法回国。当天，他在和歌山县伊都郡游览金刚峰寺，并为该寺重建金堂捐资，在捐资人题名簿上，董康发现了4月20日久保的题字。他“急用电话追讯”，被告知久保已于4月21日“下山赴熊本矣”。这是董康即将离开日本之前，最后一次可能面晤久保的机缘，就此错过。5月1日，董康终于乘海轮抵达上海，《书舶庸谭》中的第一次东游日本之旅结束，与久保的交往也就此中断。待到他第二次访日时(1933)，久保早已赴台湾任教，并于次年逝世，二人的诗缘、书缘亦就此终了。

董康为《秋碧吟庐诗钞(丁笺)》所撰序言，《书舶庸谭》中未载，想是行色匆匆未及录附所致。

长久保8岁的董康，序言开篇即言及他与日本前辈汉学家、诗人们的一些交谊。如永井久一郎，即永井禾原，小说家永井荷风之父；明治时代著名汉学家、汉诗研究者森槐南、永坂石棣等。

董康认为，这些日本诗人的诗作都有可取之处，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有过交往的日本诗人作品结集出版。接着董康盛赞久保诗作之精湛，以唐代李白、杜甫，元代杨铁崖，明代吴伟业相比拟，认为其诗成就极高。董康序言中所说，当然有溢美之辞，日本诗界、学术界未必如此定论。但时年52岁的久保交游之广、撰著之勤、创作之丰，由此确也可见一斑。

石似诗 诗似石

江苏 李冰莹 朱大海 尹钊

我们收藏奇石初衷来自于诗，业余时间痴迷于文学，尤其是诗词歌赋，在其中我们竟然发现不少诗人藏石，同时对藏石赋予精美的诗篇。在欣赏过程中，我们与诗与奇石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我们发现石似诗，诗似石，石中有诗，石头是无言的诗。而诗人更是赋予了奇石更美的灵魂。

宋代大文豪苏轼为藏石家李正臣家中的一块奇石“壶中九华”题诗，“清溪电转失云峰，梦里犹惊翠扫空；五岭莫愁千嶂外，九华今在一壶中。”使人似乎看到此石的壮观，高起的部分耸立挺拔像巨峰，低下的部分委婉曲折像深谷，整体宛如九华山浓缩在湖中，读后我们仿佛身在景中。

清代蒲松龄曾写下一首为《题石》的诗“遥望此石惊怪之，

插青挺秀最离奇。不知何处曾相见，涧壑群言似武夷。”这块奇石，他倾注了自己的情感，此石的错落有致、峻峭山峦的景象似乎就浮现在我们眼前。

宋代诗人方岩《灵璧磬石歌》赞曰：“灵璧一石天下奇，体势雄伟何巍峨。巨灵怒拗天柱掷，平地苍龙卷首尾。两片黑云腰夹之，声如青铜色碧玉。秀润四时岗岗翠，乾坤所宝落世间。”他将灵璧磬石的瘦、皱、漏、透、美展露无遗。仿佛体会到，这块灵璧石的黑亮如漆，细腻润滑，叩之有声，音韵悦耳动听，浑然天成，气势如虹的景象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虽然我们不是藏石家，也不是诗人，却也为之感动。虽东施效颦，作以乐趣，在此献丑。

《七律·读荷花石》：赤黄蓝绿紫黑青，色彩斑斓若碎虹。远似一幅工笔画，近拟凝润诗

瓷瓶。谁将菡萏植石内？翠叶舒连藕入瑛。碧墨朱颜描静水，天设地制炫芙蓉。

此石为河南栾川的荷花石，它主要与火山岩浆活动有关，当岩浆冷凝成岩后，就在岩石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孔洞和空腔，到了火山岩浆活动的后期，包含二氧化硅胶体、方解石、蛋白石、绿帘石等从深部挤穿上去，充填到这些气孔里，并慢慢冷凝，因蚀变和挤压，岩石学上将这种构造现象称为杏仁状构造。这些杏仁往往呈现鲜艳的色彩，并呈定向排列，后期的碳酸盐细脉往往与这些不规则的杏仁体通过打磨，共同组成惟妙惟肖的花枝、花朵，充满了韵味和内涵，此石即如此，如图1。

《读玲珑壁》：剔透玲珑形若壁，绉丝凉孔晒秀石。一眸古韵沧桑美，不枉多年扮粉痴。自古以来，在为数众多的

玩石之中，灵璧石被誉为中国“四大名石”之首。灵璧石产于安徽省灵璧县磬石山，灵璧石的纹理交错缠结，给人以美感，给人以遐思。此石石体内部布满孔穴，纹理纵横贯通，最能体



图1



图2

现“瘦、皱、漏、透”的奇美特点，如图2。

来源于大自然的奇石，增添生活中情趣，提高了生活品质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别样的精神享受。它实际上就是一首动人心弦的诗，而诗又把它内在灵魂更加深刻地展现出来。如此这般，能不使我们更加热爱丰富多彩的藏石生活？